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序十六

別程惟信詩序

予自至南都中傷暑濕雙足艱履日事湯藥鮮接賓客戊子之秋歙進士程惟時訪予柳灣精舍語論契合別久懷思明年其弟進士惟信亦獲會焉未稔也又明年移居鷲峯東所惟信方業太學乃數聚論學情好亦篤惟信曰世之論學者言或出事物之表行或滯塵俗之中以然論之學惟言行合一之為美乎

今之峩冠博帶徐行闊步踈蹊山人者兩言概其衷曲矣三縱横居士援引行私在知造者不與也甚之有如妄言時事者槩

子曰惟信而及此學可謂知本矣易不云乎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於此有人焉辯如懸河談如鼓簧非不可聽也然文飾之頃肺肝畢見耳聞之心鄙之不以為儁則以為欺是言而不信者也於此有人焉訥如拙口默如結舌非不可器也然形著之間風神具存目視之心重之不以為醇則以為真是不言而信者也夫言與行豈惟合一者哉故曰君子與其言浮於行也無寧行浮於言今之士於先聖賢求其行則不如然每於其言則譏之甚不取也惟信

之歸與子之兄其殆免此失乎惟信而從夫今之士也則子之兄之名子之字之義其謂之何

別東郭子鄒氏序

予與東郭鄒氏之在南都也三年矣每以居室之遠會不能數然會必講學講必各執所見十二三不合焉初會於予第東郭曰行即是知譬如登樓不至其上則不見樓上所有之物予應之曰苟目不見樓梯將何所以加足以至其上哉東郭亦不以為然他日同適太學雪中行已過長安街北矣東郭曰今之太

學非行安能知哉子指前阜曰非斯人先知適太學之路以引馬子與子幾何不出聚寶門外乎蓋自是所講數類此乃東郭又以學問思辯以為篤行於知及之亦然也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非有商傅說之言乎世之先生長者恐人徒知而不能行至於立論過激以為行然後真知耳非謂以知便是行也是故格物致知明善知天皆屬知誠正脩齊存心養性皆屬行但行必由知知而入知至必能行耳有學於鄒氏之門者或見予予必以予之所見者告之且曰今

三語先生實學

終不能解即是的見別後猶前說即是的語

之學以幷貧為本改過為急苟能行焉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苟不行焉雖講知行之合無益也然而其徒多守其師說未之能信也間有從予遊者亦謂東郭氏東郭子誨之曰知即是行人能致良知焉則非義襲而取也予曰此說固然然必知義之所在而後可集耳東郭且行恐予猶懵然於是也過予復論之其愛厚之心甚盛也然予終不能解惟以前說究轉開陳遂講及執一之學喜同惡異之弊累數千言而後已東郭子姑以然之恐東郭子別後猶前說也書

之卷以贈

論學及此如登九級台而覺兒思前出世耳

別寇子惇序

南京大理寇子惇將行友人呂子別之曰夫學有五美亦有五不美夫忠信不諂則美固執有志力則美簡淡則美不畏高明雲氣獨則美持此道終其身不易則美夫忠信不諂弗克明則或速欺侮則不美固執有志力弗克變則事憤則不美簡淡之流弊守雖守黒則不美不畏高明雲氣獨乃或長傲長姦則不美持此道終其身不易而不知也則差毫釐謬千里

則不美故君子之道慎其學所以求明也精審權衡所以經物也有守以藏其用有為以顯其體所以為達也恭以出其正義以行其慈所以宅上下也如天地無不覆載所以廣所受也知所美之在此而天下莫能加焉所以終其身而自不能易也冦子曰然

門墻拜別詩序

門墻拜別河東書院諸士子送南厓沈公之作也書院自西渠張子建設之時選取運學及諸州縣俊髦學習其中又簡徵師儒分經以教一時文風蔚𦾔豪

理醒思造士時亦空谷足音矣今其帶也涇野深于道此之序别其文藻繢北致矯健

傑輩出自是厥後選士或止于運學徵師不及于他郡業既未廣績亦弗懋嘉靖六年之春南厓子醝政少暇篤思造士于是歷試運解安邑三學之士拔其優列登籍書院命有司月給餼廩徵解州學正周昱授易禮春秋澤州學正郭顯文授書臨汾教諭辛珍授詩而栴間一至焉以考德問業公則躬率于上發視于下稽其出入課其優劣勸懲其勤惰未洽朞年士爭剖磨向進浴德而澡行雖為太學生者亦多競進彬彬乎濟濟乎似可以企唐虞之風矣夫誠不立

則偽習熾公不至則比黨興明不足則讒謗流是故熱者火也寒者水也謂水爲熱火爲寒者偽也驟雨時行其至之地熱其不至之地荒若夫同雲霢霂則無復不稔者矣故君子公則和而廣比則戾而隘鏡之于物也妍媸莫遁焉冒之以塵垢則西施爲嫫母矣夫常曰吾爲秀才時赤子之心常存入仕以來則有妨則有戒則有測反不秀才時若矣此其慎獨之學雖鬼神可質不亦火熱而水寒哉公之于法也予侍公一年矣未嘗一言于公他人亦未嘗以一言干

予以及公知公之不可惑而比也賢者貌愚不肖者貌麗知者言訥儇者言利以故者言婉以售者言卑欲行其譏者其言游公皆能辯而折之無爽毫髮不明而能之乎是故諸士子于公之行也心實思之非身之徒行也身實行之非口之徒言也若夫築堰疋課鰲塩通商則公之緒餘耳

尊以閟宮宜循高以寢成領為其要先靈崇世功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後學北地李楨

記一

南京工部重脩

太廟成欽受 勑書記

初南京工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何公瑭等會題修理事宜 太廟為先及山陰何公詔來復尚書任尤請急務會同內外守備等官復請於

上首舉斯役方越一年工用告成乃皆諸臣奏言曰

留都非祖宗根不地乎其為是記義亚人矣記小五至等說是文章家義論非謂亚且大者

茲舉也臣等惟恊謀供事爾乃人心競勸早獲成工

實

皇上孝誠之所感

聖祖神靈之所佑也於是

聖上稱其盡心督理節省財力勞績可嘉特降

勑褒奬以酬其勞用稱　孝思之誠南都諸公卿緊

首嘆曰

聖上奉先之孝何公為臣之忠皆可覩矣他日其僚

右侍郎張公羽偕其屬謂　尚寶司卿呂柟曰此誠

明時之盛典也尚實故史氏宜叙述將加諸石以告
後柟闌之君子之營 宗廟有五至焉一曰至敬以
孚神二曰至儉以節財三曰至惠以慈民四曰至勤
以致期五曰至公以範後昔魯未脩御廪而嘗春秋
譏其不敬乃公初任惟茲為正易檼布笵罔不定嘉
嘗從諸公卿幷觀恍若天府可謂至敬足以孚神矣
初部司會計工料用銀五萬有奇及工之成萬有一
千而已比於正德間脩 寢殿之費詐省十七可謂
至儉足以節財矣其為用也取九千金於蘆課班匠

取二千金於鈇卸柴薪取鐵栗松木及杉楠雜木於清江寶船二塢及瓦屑塼諸局取磚灰於琉璃黃黑取原買過修　宮大木以借用取銅絲金箔硃漆簾篾油麻諸顏料於廒市皆不一派於下而傷乎民可謂至惠足以慈民矣正德之工經五年而後考今之落成者正　殿九楹二廡三楹并櫺星諸門神　庫及宰牲諸亭晾牲諸房且百餘楹或更新或飾舊其工十倍於昔也乃日率其屬陳謨勞來督課不遑暇食始於嘉靖庚寅二月溯辛卯五月而畢無偽日焉

可謂至勤足以致期矣昔趙充國屯田湟中比其歸也有浩星賜者勸其勿告兵事利害於上恐矯矜滿充國曰吾老矣若計小嫌不言恐後無人言者非國之福茲也勒石以告後其為 國家用財慮者甚遠可謂至公是以範後矣夫具茲五至足徵一忠建茲一忠豈不足稱

聖孝之誠哉且公自為郎官知府以至巡撫司寇皆加意窮民存心節財行將入為宰衡當益上輔

聖主繼述之本臻位育之化彌災眚而綏華夷所謂

明郊社禘嘗之義治國如視掌者又可覩矣蓋不啻修其　祖廟已邪

夏縣重脩大禹廟記

正德十年臨潼人楊樞子極知夏縣大禹廟圮樞重建焉其規弘固于昔者二十也夏人問記焉呂柟曰於乎大哉禹乎天由是明地由是理人由是定兼三才而成之者其禹乎昔者孔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故至於今行之不易也劉康公又趙武臨河曰微禹吾其魚乎故至於今履之弗溺也

嘗過塗山而讀記信禹之無間也合此篇覌之乃知禹之無間豈止台德允在顓俊也記我〻

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故至於今從之弗能亂也兼三才而成之者其禹乎時有脩仲渠者與聞焉問曰昔禹治洪水手胼足胝猶繼之以跛俞懼仲渠之難續也曰非然也柟聞禹有九手故不僂禹有九足故不痺是故乘輴于北朝岍岐而暮至碣石矣乘橇于南暮沱潛而朝過九江矣今子以一手足而治仲渠幾何不跌而跛扎如於四海吾見其沒子也可得聞與曰吾聞禹之治水也左鐘右鼓前靴後磬夙夜縣鐸故能以九州人手為手以九州人

足為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若是神也書曰禹拜昌言其斯之謂與故舜有四目四耳斯無為矣禹有九手九足斯無事矣傳曰舜目重瞳芒芒禹跡經啟九道蓋謂是乎曰若是我知仲渠矣曰其然乎柟嘗過玉市矣一肆沽璞一肆沽碔砆有千金之客睨璞而不顧解千金買碔砆以歸以視玉人玉人曰非玉也迺則行矣如常不識玉吾懼予之入市而買碔砆也然則柰何曰柟聞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能知夫昌言也於是夏人

夫子之墻數仞豈崇廟貌初公但虔置滑宜者耳淫野遂濱修

以爲發禹也勸諸他山之石以爲楊子之知務

夫子像殿記

河東書院前御史安陽張仲脩所建而夫子遺像石刻乃立於退思堂後四教亭下當人往來必由之地至其下者每不能常恭蓋禮主於恭恭數則慢生心主於敬敬數則褻起今巡按潛江初公曰書院諸布設皆善獨夫子像當路不可流觀其中見九峯山比峙而書樓巋巋然在前曰是非安祀夫子所邪乃命運司移像於九峯山之南麓既定乃起殿三楹四壁

德之訓則啓升堂入室之閥肆而鄒魯淵源如指掌

內至塗外皆甓甃丹牖朱戶煥然山前南望書樓君夫子身所指以示後學也公嘗選學中俊士四十餘人肄業書院比秋已舉三人今年又選少敏者十餘人亦肄書院且謂之曰爾諸生知遵夫子之道乎夫進學以脩德為先素行一虧其餘不足觀已大本既失所學亦奚以為諸生若外矯飭而內姦回口詩書而心市井或驕血氣而凌傲師長或挾仇讐而傾擠朋儕或家居而倫理弗惇或外遊而行檢不飭皆得罪夫子者也致知以力行為重而進道以篤志為本

志苟不篤雖日羅夫子於當路秪成褻慢耳茲殿之成蓋不獨尊安夫子之像亦使爾諸士子知所以敬夫子者在實不在文在信不在貌也

重脩洙泗講壇記

洙泗講壇在孔林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三千講道之地也自夫子歿子貢輩築場之後人專事孔林此地鞠為茂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宣尉東野潛偕孔澈嘗脩復焉

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巡

久思高論正是一代名筆自此天球瑚琢而恭

按山東李御史獻暨吾、副使山東孟參議洋、乃重脩而增治之未落成、呂參政經繼完其事使使問記脩禩高陵呂柟曰嗟乎昔夫子既不及時食不及日、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下教萬世者此地正其本根乃後之人忽知其事、雖廣建墓石繁植宰木、豈夫子所欲乎、或曰夫子之道固難格於後世、周以來稱盛時者、非漢魏隋唐宋元邪、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則爲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爲董王程朱、且講且用而行其私、則爲禹雄林甫安石、曰嗟呼是

前輩俗[?]不得枯[?]賞識矣孔子之教無言豈嘗講說後世講孔子者丘識而且誤其真耳

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於夫子之道盡也且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文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一者也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是故能反回之信能屈賜之敏能怯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于夏取輅于殷取冕于周取韶于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於時者或先立而後權是故道敝于權矣能

從前無人發揮如此真切痛快

講于下者或後權而先立是故道細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爲之害者既非共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夫子之道猶大路也塗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爲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壑亦可取瓶亦可取有能爲萬石之舸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騫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於陸氏之門猶其禪也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豈其邪也故夫子所講之道難矣故佛氏何得而譏我也

故老氏何得而笑我也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脩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真在於斯乎

高陵后土宮記

此宮廟得先生文庶乎可存而不磨矣

高陵距河門東壯有祠焉土人因其像曰壤壤廟成化初提學副使伍公福扁其殿曰后土宮弘治中知縣朱璜聘社人建獻殿焉記其梁曰坤柔宮构自先世以來生長神之境毫髮以上皆神所賜然求其名不得其義盖如土人之稱意雖親近于褻如大夫學

士之稱意雖尊近于僭褻則不恭僭則難格社人何以事神考古經據今典此其方社之廟乎夫社能出百穀養庶民社陰也有母道土人之稱或因是而生也然不可忘其故社土也實地類大夫學士之稱或因是而廣也然不可無其方昔者魯大夫季孫意如旅泰山孔子譏其非分庶人而祭地祇其制何居若如土人稱謂昔櫛髮坐水瀫龍騰仙者說則又惑衆誣民莫甚焉其旨經遠矣故謂祠為方社之神故曰高陵后土宮云我

社稷為主民而立曰為民川無容变光矣此論甚正可破淫祠禱祀之惑云

太祖高皇帝制天下鄉飲酒禮府州縣官行之學宮社飲酒禮里人百家行之社祭之宮故今東街社人春祭神以三月十八日即古祈穀之意其遇雨而賀即古秋報之意其他遇旱而雩遇災而禳遇疾病而禱遇無子孫而乞遇元宵獻燈皆于神焉然惟祈報之禮既畢社人序齒燕飲猶存初制而神為方杜審矣夫神既主一方生民之命是默贊地天之泰陰暢山川之靈光毓品彙之生茲保元元申眷窮獨使君子獲福足勸為善小人獲禍足懲為惡一方人衆戴

神真如慈母畏神真如鳴雷矣是廟也北垣枕古官道闊十二丈有八尺南垣亦臨官道闊十丈自北而南延垣四十二丈有五尺正殿五楹南面後寢三楹湫池在其中甃甓幾至泉感疾者率取水焉獻殿三楹在正殿之前中虛四達其南鐵鑄醮盆高方丈鐵香鼎高四尺在殿內鏞在盆東北小鐘在後寢內東順盆南五尋為露臺之南大門三楹廡在獻殿左右皆三楹殿東迤北有道院焉司香火者居之殿西以北有屋三楹蓋古集場坊所改建者也紀中士人多

讀書其中。柟舉人時亦嘗居以授徒焉。因名曰雲棲精舍矣。柟既論記如右已矣。以俟正于後之君子。乃復為詩二章。使春秋有事祈報者歌頌焉。

重脩義勇武安王廟記

予嘗兩至燕子磯謁王之祠廟。其廟兩面向江而闊。盡收江山之勝。蓋自隋唐以來有之。乃嘆曰。王之靈其妥於此乎。同行者曰。夫王四海之内家祀而屋祝。乃獨妥於此何。曰。王之生也志欲恢復漢室。兼吳以誅魏。用成一統之業。乃為吳陸遜呂蒙陰行譎詐斃

孺子巧計圖王人但知王有監髮裂眦之報此血食云云固足慰壽亭之靈乎頡須謂六國未亡而蔽先亡意義類此彼弱蜀以附魏者亦有負

王於當陽長坂吳謂可以萬年江左以圖神器也豈意不數載孫晧面縛歸魏至晉唐總百餘年也王已祠乎其地凡吳之士女老稚病則禱痊險則禱濟危則禱安旱則禱雨兵則禱平水火則禱息絕口不稱權遜輩惟王之尊焉則王生雖不能取吳死已有其地而血食之矣初吳之請婚王嘗罵以貉子而絕之今其人果安在哉故曰王之靈其安於此乎於戲勢利在人有時而歇天理在人無日而泯此豈惟見王之志常存而人心之不死可見也予判解時嘗叙刻

於國士之風矣

王集其畧曰當漢末世劉先主以帝世之胄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諸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在觧梁身為布衣爾乃見超乎億人之上超乎數千里之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决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睠茲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孔明因論馬超推王在黥彭之上自為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佞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辱王可

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則王之靈固已通天地貫古今其安於此又不足言矣同行者曰然是時道士陳永淳與其徒鄭德臣隨侍拜之而曰王之廟又建

武宗南巡嘗至趾其隘陋憫其傾圮於是南京守備太監黃公倡諸中貴捐貲脩闢今始煥然宏闊軒朗卒為棲神所矣碑礱木記時同行者則前監察御史開州王公溱也為之轉請遂錄其言付之在嘉靖辛

卯之中秋日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西粤自弘治元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勅下省邑是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乂且傾頹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使王公陽武光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贓罰米石量除百金為增脩且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公貴溪潮巡按御史馬公信陽録儲公襄陽良材初公

文清公理學之亦微也讀其語餌合之橪記公非羽閘同孔支守大地□乎經□河沖

潛江
累

咸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五十，改建舊坊。尚書坊

初八公亦爲祠事，先降十金。於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僧院墻，拓廠基，建廟五楹，廊廡重門，鳥革翬飛。謂栴嘗從儲初二八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母將就館，夢紫衣人來。啼聲動祖，義之卜。先生生有異質，家人欲棄，祖聞哭聲乃止。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隣神。方弄髫髻，參議欲請見而不往。謂李宗問。既嬰法家師

詔勅勃神王故其表章耶揭上可磨日月之光下可穢奸權之魄

保求識面而不得、楊文真士奇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先為大理少卿後為大理丞義如難從於權勢奚顧、謂抗時貴王田讁戍、皆元之者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方十五六隨父在玉田諸御史讁者永嘉徐懷王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率父請之敎先生諸居皆以友處金陵鎮守、皆時之巨璫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卻扇而不怒、太監興安袁誠於端午送扇先生辭曰賜扇乃天子事不受疏講學以禦侮、虜既入而遽退、已已之變布恩信以撫苗、檄方馳而蠻平、語貴州都帥辯究獲咎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飢民乞粟富家放火逃海上遣少保王文往勘事懲奸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南京大理寺或雪夜

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誣忤王文馬順王振志在作人一磬
士之必録提學山東將退王法若可伸於軍妻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户
之妾誣其妻賀氏壓魅其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為大
理少卿時對楊士奇曹鼐時語王振撞權公卿屈事欲傳道與來學豈對科舉
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吉祥謂諸公拜賀曹吉祥慷慨就獄
思比於劉球學士劉球先忤王振死獄中英廟易服以見若遇汲
黯之必冠時上小帽短衣閒先生至變長衣石亨請勅與歸則舉
許衡之懸梁時亨又請勅與先生教鄉里生徒先生舉魯齋故事見機而行於
醴酒不設之時見石亨弄咸福柄得書而比於居落不荅之

老謂待李賢諸公書守車輪户牖之志監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謂都御史倪尚書九疇爲叔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能其文也謂文之定之文達賢故蹇夏三楊勳美人或議其節忠定義忠靖原吉文貞士奇文敏榮文安溥張許劉周節美人或議其幾冢宰沇修撰觀學士球紀善是脩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諭德與嗣檢討獻章脩撰倫敬齋居敬黃李王于有以身狥國之勇盡精微恐不逮忠宣福祭酒時勉司馬肅愍謙若乃先生以力行爲讀書以明道爲脩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

學孔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曾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方士子稱或曰真鐵漢通政李錫稱或曰好官一人太監金英稱或曰不愧往哲冢宰何文淵稱薦欲代己特方撰學或曰躬行實踐學士王淵稱且薦入閣或曰本朝理學一人太學士李賢稱或曰學已至乎樂地都御史張鼎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後祀工部侍郎姚謨奏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許讚奏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冢宰喬宇序其未

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頹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泰乎，且是祀王公之父高丞河漳時，受委上司所督脩者也，丞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於尊官，使建置之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冢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績，意雖微於王氏，今實兆於有莘，丞脩祀時憲副尚未舉丞先夢於先生先生吉之吉語謂先生之眭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靈之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溫，別號敬軒，文清其謚云。

重脩南鄭縣儒學宮廟記

士者 意人 信不 聽學 之頹 也故 不訴 泮也

夫政有統紀由教者新教有規模尊師者隆師有胚
胎育徒都切故君子不知我不足與有行也不知大
不足與有用也聖人之道譬之庶人則宗祖也宜家
祀而户祝譬之帝王則天地也宜南郊而北社然繁
儀不若重言重言莫如體道體道莫如信經昔漢高
帝之王漢中也因常懐少牢之誠于夫子想君臣之
儀于綿蕞文景武昭光明之世大啓膠庠丕闡儒風
海内康義不愧于商周中間數傳戚畹秉政竪倖據
路天下紛紛然亂則亦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鞠爲園

顧地方蕭誌不一則不可無變通之權不然道學而錄室也

蕭之故也。今天下一統，建學遍于四海，然時異而歲新，之則在有土之良吏耳。夫俗之隆汙，賢才之多寡，政之興廢，咸決于是矣。夫南鄭固漢漢中地，今漢中為陝西省郡，南鄭則郡附郭邑，郡邑各一學，而夫子廟尊經閣則共之，蓋

國初洪武八年知縣陳師錫之所創建，成化九年按察副使東平梁公觀之徙置今地者也。二學夾廟而離，逖市廛，固士子所也。惟歲月既久，縣之脩飭庠舍傾圮，僅存厥基。正德戊巳之間，四明介齋呂公和江

政成如是即以學勞民無傷也

東碩儒陝西憲副既駐節于關西即行道于下車憫茲庠之尤廢以興復為己任乃新尊經閣乃新明倫堂乃齋乃號乃倉乃庫乃厨乃射乃及教官之第煥然一新師生有依颯颯乎琴瑟之奏也芊芊乎菁莪之茂也齊齊乎俎豆之列也蓋欲挽鄒魯之風不啻爲文翁之化縣有教諭淮陽陳君揖者舊知于予乃使鄉生鳳謂予曰介齋先生之撫漢中也盈儲畜備郡縣空囹圄生草莽戍西鄉盜賊息線什伍賞罰信若乃買山以築城劾奸以庇民則尤其表表者也濺

野子曰此於介齋也何有夫道無無用之體人有不學而能蓋得其幾與本也易曰賁豕之牙吉爲學爲政皆宜若是審也故由政而言崇教所以舉政也由學而言明理所以克己也介齋已見諸政諸生不可不從諸學不然豈惟負介齋作養之意而孔孟之所以爲吾徒者亦荒矣則夫弍术之傷民財殘氣之勞民力又何言哉諸生其念之乎理是役者通判周君盛推官范君昇知縣牛良判簿郝貴而陳君及訓導翰則又其正教諸生者也

新脩劒州名宦鄉賢祠記

李白夫守劒州四年柘城以㨿險衷民以實州開市以簪商嚴賦以餉邊籍兵以禦暴則既增劒門之險矣疑其非本也乃復禁婚姻之瀆申喪祭之典斷質劑之奬息鬻證之訟罷誣盜之奸又疑其非示久遠矣乃復崇孔明之祭新劍山之祠建忠義之廟遂旁搜碑志釆據群傳得仕于劒者之名宦五人焉曰李德新頻曰張文節知白曰趙教授大全曰陳光祖陞卿曰禹狄道祥得生于劒者之鄉賢七人焉曰景漢

凡治惟二祠不可無盖徹戒深而風化廣也此舉此序的然名理刱閑外由然伏亙百干擂哉豈容奸

伯鸞曰李巨游業曰李養正逝曰王孝于讚諦曰文慱士同曰王清虛山人省曰陳進士顆乃請諸御史盧君師邵立祠以祀焉師邵曰可共祠祀之名宦東室鄉賢西室白夫遂走使問記呂枬曰固國莫如守民守民莫如振俗振俗莫如存紀夫君子之志可則也其言不可遺也君子之行可程也其政不可磨也日月晦則天不明山川晦則地不靈聖賢晦則人不立故鄉賢者俗之表名宦者政之紀也俗良而民志定紀正而民力足斯其道以理天下可也夫刱門兩

雄關關
入也

川之咽喉。全蜀之保障。一夫據。萬夫攝。天下之至險也。然邇來趙錢屠于前。鄢藍陷于後。豈其無一夫扎故先民以仁。猶有殘。夫先民以利。叛夫多矣。易曰豶豕之牙吉。故君子嗜風俗如飲食。好紀綱如衣裳。其所志者深也。夫德新端而威文節清而介教授訓而理光祖惠而信狄道直而康仕于劍者皆如此紀綱有不存乎漢伯傳而遠巨游節而忠養正玄而公不子信而紀儔士潔而高清虛山人靜而逸進士直而明學于劍者皆如此風俗有不一乎語曰欲視其影

顧視其履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故君子處爲鄉賢斯能出爲名宦是故其祠一也其祠一其教切矣夫人不躋山則不知所履之卑不觀海則不知所至之淺如覩政而無匹休之志者民賊也如見賢而乏思齊之心者鳥獸也後之君子可不懼乎今天下多事征歛百出盜竊時發犇兢風行白夫乃能虞其本而圖之而百度亦作是能闡幽廣迪昭古訓今上奉邦國下固全蜀矣恐他日之祠亦不能免白夫也白夫名璧廣西武緣人師邵名雍蘇州人

從來人未說破耳其實武周制禮通於上下但

李氏家廟記

劒州太守李白夫使其子得輿得孫文獻書于予曰壁廣西武緣人要荒之俗崇淫鬼忽事祖禰壁嘗謀諸兄璀建祠堂焉有廟有垣有廊有阼階有西階有陳有廚有庫廟中有龕藏先世神主吉蠲之儀俱從故典重懼後人之渝泯茲追遠之志請記登石用垂不磨呂柟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說禮者曰七廟者有七世也若官師止祀一世不得祭其祖宋程氏禮冬至祭始祖朱子曰

恭則不敢故家禮祀止四世夫三代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矣故諸侯五廟大夫多出于諸侯其高祖諸侯祀之矣故大夫三廟適士官師多出于大夫其曾祖大夫祀之矣故適士官師二廟一廟自漢以來郡縣天下諸侯非繼禰之宗大夫有百世之胤諸侯而棄始祖大夫而棄高祖適士而棄曾祖官師而棄祖則庶人例當棄其父矣夫自天子至庶人分有貴賤而祖無親踈之異禮有隆殺而孝無彼此之殊竊議天子七廟七世太上也公侯卿相一廟

盡其分所宜也使庶人不祀也

按朱二家礼但言儀節不言隆殺想亦倣周礼等倫原有定級將因後人踈簡詳其周折亦非知後人

尊卑混淆也再許僭之極拂人情

五禰祀五世大夫一廟三禰祀五世即吏一廟二禰祀五世庶人宗子祀五世于寢似亦義起之禮也如家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衆則尊卑混淆故程氏禮則近經今天下閭閻庶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祀之矣未聞有禁也故程氏禮本人情通上下可以發孝可以彈仁可以洞幽可以昭明可以酌古可以准今于孝子順孫之義其庶幾乎雖然此文也如諸侯大夫能治其國家雖膠肴不棬豆其祖因享之如其癈政妨賢病國害民雖八佾

雖微其祖亦怨恫也白夫孝親友兄弟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來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猶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伊洛而道存明誠固已玄格其先人矣詎止作此廟哉雖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宮廟為先今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後者亦鮮矣白夫斯舉蓋將起數代之廢變百粤之俗李氏子孫其善繼之哉

董仲舒祀田記

溪至今
儿何年
能感人
若此信
董子度
越諸子
也或曰

新昌劉君讓判兩淮鹽筴政四年奉身自計乃捐常秩百金買田于江都當青草沙馬方二十畝募民佃種年徵租錢儲于冊廩貿物共簿正春秋祭漢董仲舒祀事孔明新昌當官可謂知重矣董仲舒漢醇儒孔子明先王之道志在春秋春秋孔子之政也七十子裹田方吳起駢臂禽滑釐之徒接受孔門各成其私於是蘇秦張儀犀首周㝡韓非申不害之徒變機相軋攘聖人之道而亂之鄒人孟軻闢邪說明春秋以尊孔子莫能行也秦漢之閒厄斯甚矣董仲舒一

黃子能化江都何不能以三策悟武帝是未知江都不命董子亦主父偃上書董也而今未必有祀田也

師孔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咸師尊之建元初對策言春秋大一統宜絕用孔子術罷諸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自是邪說滅息統紀一孔子之道大明於世自董仲舒始然武帝不能用也乃令相江都王江都驕王也化又令相膠西猶江都也亦化足見其用春秋之道矣故劉向以爲王佐管晏弗及也呂步舒傳其業而不知公羊高發其指而不精故君子之道鮮矣故崇君子之道者亦又鮮矣又曰廣川董子故里膠西亦江都也亦有如蘄昌之舉者乎詩

日于以貢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夫天下
郡縣皆祀董子董子享不享戊辰十月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覽亦是

涇野先生文集卷十八

記二

河中書院題名記

蒲州城東舊有岱山神祠頑夫常挾神以漁貨男女錯雜于路弗辨也同知慶陽呂君道夫出行見之曰是尚爲有岱神哉夫岱東嶽也蒲西河也非其主豈神故雖瀆不能神乃謀諸知州石首王君用章改建河中書院選籍蒲生學于厥中二君遂告諸晉大夫咸嘉許焉未汔歲而諸舉生已駸駸然可科第者數

名實之辨即游夏不能贊一辭矣或曰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何謂也曰是

十人也二君曰宜先立題名石以作之遂使使問記呂柟曰夫名不可以莫之題也有進士名則諸舉人懷之有舉人名則諸學生懷之諸學生故民也至於有是二名上以廣化下以善俗奚所不是人之生也孩孺不名則親戚廢游業不名則四肢闕仕宦不名則祿位傾昔夫子疾沒世之無名至其自任成名小在執御茲所題名豈嘗執御哉雖然學不究執御之旨名舉人辱舉人名進士辱進士又奚貴於題茲名哉不然三年之間題茲名者幾千人如夫子以執御

亦好好古正好古則脩古好名則脩名脩名即題名意也

名者無予夫焉則名者又何謂耶如得執御之名也雖不題茲名又奚憂哉天四時運斯名天百物生斯名地晝夜定斯名日月動靜常斯名川岳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暫實而火名者微也微以幸君子不處故一欲不窒仁[illegible]聽一利不斷義名玷一長不具材名玷君子之于名也未齒而始有沒齒而終有蓋齊壽天地而並光日月此石焉能題其名乎若乃生如春華沒如秋草雖題名太行之上也人亦弗之視矣而况或長惡不材處則羞鄉出則

病國則茲石之名召詬速戾莫甚焉又豈不爲予憂題茲名哉

河東運司學進士題名記

天下鹽運司四多無學而河東有學天下學多立石題名而河東題名於壁南昌熊子天秀巡鹽河東之期年既已鞏禁垣闢廟學瀕行而建題名碑走幣於耕以問記矣河東較利之地運學講義之府商賈逐末之流髦士務本之心故非義無以辨利非士無以形商故作事莫如敦實敦實莫如尚名進士者未仕

文之組織極工者乃顧名思義循名責實士君子問德考業此其藁鑰乎盖不止文字之組織已矣

者。之所求。以至者也。已仕者。之所由。以行其志者也。其名可不重乎。故錄字以尊名也。錄經以原名也。錄登科次第以實名也。錄地以稽名也。錄官以成名也。錄始仕及未仕者。虛其下方以俟名也。錄始正統丁卯。本運學之復建也。諸士子朝升而暮降。左瞻而右顧。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寧無怵惕於中乎曰斯人寬以戒狹。曰斯人果以戒疑。曰斯人剛以戒懦。曰斯人廉以戒貪。曰斯人忠信以戒僞。曰斯人達以戒滯。曰斯人高尚以戒汚。曰斯人諂病吾直。曰斯

人弱病吾立曰斯人暴病吾仁曰斯人險病吾心曰斯人誇病吾德奉七戒祛五病于是考政于是善俗于是康國其科魏其名顯其熊子之志乎不然則彼進士者三年之間而四五百人當日即弗聞者多矣又奚貴邪耕闢之昔者稷契題名於唐虞益皐龍逢題名於夏伊傅題名於商七君子者固晉産也名至今存並日月光故有題一世名有題千萬世名諸士子如欲題千萬世名以與七君子並則熊子固欲磨上黨之崖礱太行之石挽西河而擩染於乎天下矣

熊子名蘭補姓呂

兵部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夫武選者知銓注武人對文選設也題名記者題諸郎中員外主事名而記之也舊記事詳而名畧茲陳德英諸大夫悉索洪武來選簿而申諸石請耕記之也是故以終官係歷任以歷任係發科以發科係籍以籍係字以字係名氏而屬之司三官于以考勲而詢姦訊仁而摘暴稽廉而尤貪明明而耻幽進壯而退劣崇實而卑譌貴嚴而賤踈兵有七程題名近之

武選所司果重此文責庶之者至詳也獨遺軍政考察豈以非武選第乎此司誹有執

夫自文武道分文以知化武以知衛皆於民馬食之其選不可不慎也今天下都司五十一留守司一衛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所三百十一番夷都司衛所四百七而儀衛宣尉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不計則其為兵不啻萬億為官不啻百千食乎民力者不啻盡矣咸於斯司馬宰分名可不題乎故今制統軍以三爵伍府聯軍以九職（謂總兵參將遊擊守備協守備僚提督等）榮官以十有二勳（柱國至武騎尉）秩官以二十有四階（榮祿大夫至忠武校尉）咸於斯司馬銓選名可苟題乎故內以衛

守者不可貿與職方相表裏藏方少尚通然必執之定而后用通可也

宮闕外以障邊陲中以宅生靈故雖上有部尚書左右侍郎卿三人然皆提綱而挈領不及斯司之精專下有職方武庫車駕三大夫司然皆析務而承緒不及斯司之體要名可易題乎故

今法以六黃正親供正續內貼外貼大小以伍實釐誥勑歸附征克陞轉衛所流襲以伍除徵選簿陞調復傳特以六地敘功次北虜女直西番苗蠻內地反賊以九誅慎軍機殺降失機陷城逃敵激叛等以四義銜流官都指揮僉事以上及義男女將襲者及革授者以七逃斷世襲典刑敗倫不孝失機刦盜逃陣人文不至襲以八成懲專縱擅調發不策應縱擄掠等以七罷

戒不恪、緩報稽需違期歇役私賣器馬等以加陞課部卒以遞降練什伍以附過御還職以三試定武舉以考選比試併鎗達材而程力故斯司郎中二文選員郎一文選主事五文選而其遷之也內或列卿佐外或椎藩而鉅鎮亦與文選畧等名豈徒題乎夫功莫大於安社稷嚴莫大於存綱紀智莫大於止傳陞勇莫過於黜貪猾信莫大守律令愛莫大於登賢才廉莫大於清交遊此非其實耶夫實盛則名雖勿題而常存實之不足雖好名者莫能保旬日羨也

國家百五十年來郎中由范子敬員外郎由李本主事由孟禮不啻千人如得其實者必其人名位勳德顯如日月至今猶誦慕之則其字亦尊名亦光科亦榮歷官亦重也使其無實固有如今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者矣如其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也又奚能知其字與籍與科歷官哉於是德英及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潔王君子中皆曰斯往也敢使他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以辱吾子言而愧斯石柟曰石選簿又何難焉於是諸大夫咸

日茲知所以先石選簿矣、

重脩大興縣治記

武功人張邦獻舜舉為大興二年庶政積舉百廢就理愧縣宇之久頹思重脩焉乃問於順天府尹萬公仕鳴丞王公伯圻皆曰可又問於巡按御史亦曰可既乃上請于

帝帝曰嗇斂邑廢且如此乃使工部給沒官材屋六十間則正徳時幸僧法王方丈也邦獻乃作縣堂三楹兩面左簃一楹為幕廳右簃一楹為庫其北作退

京邑係四分之堂兆衆此文均之爲重根本討乎而其與也有因宜修時要須若之假

省堂五楹前有穿堂三楹直達縣堂北嚮縣堂前東西廊皆十有四楹爲六吏之房房各二楹戶又有粮科兵又有馬政科刑工皆有南北科各二楹故通承發架閣凡二十有八楹也儀門三楹左移達于承發右移達于架閣先門三楹有屏牆扞蔽在先門之內儀門之外當西序之西東面盒在穿堂東西皆三楹氣樸完其前也皆有巷塗左自幕廳之東西門馬右自庫牆之西而門焉縣官居第皆在退省之後既落成邦獻以啚問記予嘆曰壯哉斯縣之規乎遠邪

獻之志乎夫斯縣古薊縣也至遼而為析津府云金
與元則名大興與亦或為府
國朝永樂初建鼎北平則為京縣凡天下縣千有一
百二十七莫能先也故斯縣官又加天下縣官一品
是宜勿陋往嘗報拜邦獻馬至先門檐瓦離離欲殞
踟蹰而後敢入既升堂殘礫零甓丘積二埒周垣鏝
塈皆齾凋東廂梲欂溜痕如雲兩廊箔斷如毳縣吏
僦民屋以居嘗刀鑵詔而後入庭在後堂西墉下一
土壢不能容窗焉予問其故邦獻曰斯縣自始建以

官治頗而不能治紛沉守綜日新月盛日之良增一概

承守者視之以逆旅矣嘗葺補至正德年滋甚構姦接踵誅求百出閭閻無駐足縣官疲於奔命月十三日升衙東門有玄明之宮西山有賽十景之赤珠玉裝綴金碧交錯費踰千萬雖非盡出斯縣然為斯縣者亦難矣奚其不弊故屏舉撫大興二年而後能用其力也嗟乎今作斯縣雖取材工官則固昔者細民物也夫民今而後得酧之矣嗟乎治亂相尋公私默運富姦無終據私家不常有權寵者可以戒侵漁有民社者可以怵豪幸矣又曰此酬乎民者特一木石

吏人指歲
搬

耳。若往年盡發沒官金。以代一二年軍需。而爲積渡之民。酬孚當親見其禮樂之典。又自斯縣始矣。役始嘉靖元年秋八月。終二年春三月

涇陽縣脩城記

涇陽西安壯縣。北據嵳峩。東峙唐原。西控小仲山。涇水自仲山而南。以東帶縣入渭。土肥而産秀。人豪而物明。歲久城圮。廳廟單外。乃正德丙子。知縣盧龍李君某。縣丞衡水李君某。協恭營城。主簿滋州俎豆及典史陳玘。乃作涇人役築堵。倍舊月城重門。鞏固無

詞莊
匠意
巫若
兵滌
飛鳥
下而
戰交
昔人
魏公
長城
此文
其幹
我

前初唐太和間涇流穿城以給民用歲月漸湮亦
疏行如昔後作石渠鐵牖于水門以隙城垣三月而
落成於是縣舉人劉直魏弘仁學生吳愢謁記呂子
曰嗟乎有是哉坎明設險豫急暴客城郭溝池以為
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故莒廢巫臣之
戒不備渠丘而楚浹辰克其三都故君子之於城也
山之欲其奠淵之欲其池之邇泉也甃用瓴甓規而
甃之欲其闔關不褻也矩之倍堵五分其堵之廣以
其二為敵臺欲其庋也幹用棟楨用椽汗楮如崩堵

花不凋欲其石也疏而不露看身而遐望欲其隱而睥睨也閭門不如里門里門不如公門公門不如廟門廟門不如城門城門鴻則郭門如翕城門徧則郭門如拒故覩其郛郭占其金城以保者來以寇者去以叛者息以貨者聚以禮讓者歸故厚如負奄望如塗蛤欲其顯以遠也飛樓厥巔卧卒而頓甲欲其崇以廣也柵闉之烝城如霞見晛曰消石城如葉重蟻蠹朽金城如木火烈則爍人城無比萬年不破若乃蕭毫殺游京櫟殺曼伯隙祭不義殺比渠丘殺無知蒲

厥出君。各在過城若乃堅城七十。齊取于燕。長城萬里。漢取于秦。各在恃城。故君子仁以禦堵。禮以關四門。不貪以立四隅。安安以建樓。法以濟陴。文章以驚雉堞。忠信以表楨幹。仁聲以大郛郭。故郛郭洪。遠人格。楨幹崇。適人安。雉堞明下瞰而磐。陘險衆罔敢越四隅介峻厥威雷霆。門正由之者衆。堵安百姓聚。樓列瞻之者遠甲戌冬

固原州行水記

正德乙亥鎮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

涼趙公文祇奉制勑駐劄于固原州州井苦鹹不可
啖醱汲河而煑水價浮薪翔那湫煑出于都廣山左
流州曰東海右流州曰西海西海大于東海湛澄且
甘公及兵備副使景左議道入州乃使都指揮陶文
指揮施範帥卒作渠期月而成襟街帶巷出達南河
過入州學滙為泮池池以石甃四起三梁於是畏作
于野卒振于伍商賈弃藏于肆士誦于庠學正李佐
暨生員史曉諸人走狀謁記㭗惟易稱井養無窮非
王以勞民勸相夫慈深者策遂兆商者謀貫我明若

兵法凡城無井不可守朔固原飼兵秣馬之地子此之汧水害納而利溥微是記人以為一沱諸巳也

敦本茂敵者重守風流者植芳昔趙充國屯田湟中先零罕开坐困俱降耿恭際危拜井而解疏勒之圍公斯之舉何可無之今天下大鎮五陝西有三然榆林依紫塞寧夏負賀蘭甘肅盤合黎而據祈連總兵各作一邊長城自堅萬里惟此固原雖稟受敵實衆翔八郡咸維諸道攸通三邊一隙西寇豨突漠漠平原莫可扼遏三輔為之震驚故元載議城于至德曹瑋築軍于咸平忙阿剌立路于至元故將不作士遭敵必潰士不戀土作之弗起土靡嘉實驅之不戀公

茲之舉可謂授干戈于卒手納忠勇于士腹若夫誨孝弟視衣糧閑韜畧杜侵漁簡什伍嚴法選器可由施此寖

朝廷西顧之憂誰云不然初柟筮仕史氏識厥兄斌于御史宇岸洪遠心竊雅重已而擢貳京兆賦政益新由公視之當誰兄弟也昔漢張奐段熲皇甫規嵩叔姪皆此西北人物建功當時史策高上由公兄弟視之諸君子難專美矣公滋懋哉

新修白鹿洞記

玉溪王公公濟守南康修白鹿洞成其僚咸寧馬正

甫為問記予曰洞自唐貞元以來數百年矣吳待玉
溪子而後修記自宋東萊呂氏以来數十首矣吳待
柟而後記是時其僚會稽謝迪之方在南京曰夫洞
也李賓客參鹿隱居本以是名繼作者亭閣臺榭樓
館橋圃日新月盛以資遊覽其洞則蕪然沒矣玉溪
子春祭諸賢齋宿於斯夢中得洞於明倫堂後既鑿
土山深為遂窟甃以貞石匡廬風物胥此焉哀而後
白鹿之洞存夫記也當東萊為晦翁朱子撰述之時
賢哲輻輳蔡沉黃幹李燔張洽皆儒林之美也粤至

曾傳[illegible]東萊撰碑其文屹然閣揚先生之記行益見崇陽有功

於今老師交承青衿絡繹不啻萬輩求如往日倡明正學有裨治道者又何寡乎若記出而後白鹿之規復予嘆曰果然種樹者務本不務剪綵以為花立德者務行不務空談以為高有事白鹿者不脩其洞而惟遊覽諸奇之攻則何異於學者驗舊訓詁辭章而忘其經之正哉夫訓詁辭章盛則經障經障則行滯行滯則政弊而俗偷賢士大夫之至於斯也乃猶携壺榼勞供頓餙山釣水徜徉於亭閣臺榭以為樂或又傲視人世自稱高致則吾不知也聞其地有田數

於斯道卓然躬行不尚訓詁辭章句也即使陸子靜有知亦當三嘆

千畝、有屋數百間、費此田屋以業遊覽之徒、今之君子之為計亦左矣、宜乎百姓以為地蠹、是洞修而諸遊覽之所可廢、是記作而諸不在講明經術躬行道義如朱子舊規者可勿入、玉溪子名漆開州人舉進士今二十年矣嘗為御史能振綱紀、又嘗守平陽予為屬吏親見其政類龔黃茲洞之修朱氏之學其將復興乎是故立師、貴行、不貴文。選徒、貴嚴不貴多。師徒之進學、貴誠、不貴虛。使玉溪子而能再與朱子之道、雖久於南康亦可也若止以修洞名、則洞也猶夫

亭閣臺榭也洞高丈有二尺深視其高又四尺工考於嘉靖庚寅之春

河東書院記

正德甲戌春御史安陽張子仲脩巡塩河東官吏革慾商民胥悅夜讀書晝誨諸河東生乃從官司之請作河東書院于上曲於是諸車人店人牙人願獻木石暨力諸工師願獻能諸圂數願獻厥植乃選義士命理乃築堵周七十雉乃作先門三楹南面北渡石杠儀門三楹又北講經堂五楹阿棚前南面層階雙

崔嵬如樓閣富厚如武庫駢麗如百花春銘願顥印印如圭如璋從白虎觀文字

桐夾階桐外有二松夾陳皆松栢若槐東爲崇義齋五楹西面西爲遠利齋五楹東面碑亭二在二齋南南面齋負序序交儀門之南墉儀門東東號門南面東號門而北東上號門東中號門東下號門皆西面北上東序在其前三號皆南面三楹自門折道以登其榮皆夾樹下楸中槐上桐背皆二黎其夾階也皆淡栢號皆有廚二楹在左西面儀門西西號門南面西號門而北其制如東號門而北表二門皆雙楸退思堂背講經堂北五楹南面二槐夾階夾栢在其南

四教亭在堂北亦南面堂東偏南下為左曲房西面其後胥人房西偏南下為右曲房東面其後隷人房西墉之西東墉之東蜂房皆四區四教亭北築閣搆樓曰書林上祀三晉名賢側藏籍其林帶水為環池如圓璧以種蓮泛舟曰天光雲影又北為亂石灘灘北為山九峰中峰曰仰止亭東曰杏壇西曰桃源旁皆甃井曰源頭四洞先後山曰遊仙蓮池在山後巖巘岫巒岩皆有茂木縮霧縈雲故左曰豹變右曰鳳鳴自環池東為石榴園曰心亭西為蒲萄園月種亭

皆背松棚鞠蘺見山在山北西面亭曰攸然其後牡
丹園亭曰麗景又其後紐蘭園亭曰予珮皆西面竹
逕通幽在山北東面亭曰綠猗其後荼蘼園亭曰微
風又其後藉草園亭曰一般皆東面亭皆南面自仰
止山後歷青楊而北為游息亭又北為百果園其山
北東麓西麓皆甃井槐亭飜車上水潛山翼流南過
源頭又南會于亂石灘又南匯為環池環池東南閘
滚過東峰房南縈東號廚至東號門之南東匯為方
塘西會西流于石杠其西南閘流亦如之又北滚分

灌山後諸園至于百果故君子入先門則懷德瞻儀門則正履視碑以懼後居齋以齊心陟崇義思入神降遠利思窒欲升講經堂思考業處退思以防過守四教以存誠仰山以樂仁覽水以樂智觀蜂房以思義仁且智與義矣斯閎德曰心忠也月種順也忠順不失斯見歲寒不凋之節故松棚在其後松棚者與松為朋也是故歷亂石灘可以知險登書林樓可以知危游杏壇以述古訪桃源以濟世憩悠然以正出處閱麗景以觀造化撫綠猗以成圭璧賞微風以識

乾坤。若是乎可以游息矣。故游息亭終焉。譬諸草木既爾斯果矣。百果園又終焉。

重脩學古書院記

監察御史嘉定程君以道在正德庚辛間以進士初授三原知縣。庶政咸明。尤敦士習。慨學古書院之圮也。躬率富人申爲脩廣。乃殿乃枋。乃堂乃齋。乃建致遠。乃建上庠下庠。乃建名宦。乃建鄉賢。功績倍前。風俗且變。訖落成。被上命遷矣。今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南厓李君元白觀風三原。有賞斯役。乃立石搆樓以

說透世儒骨髓而因觸類於政事思深

昭休烈令三原君鄭君本恭問記焉柟以憂三辭教授申君偉躬懇之則不獲已夫昔者柟之在太學也泰知府世觀嘗言學古於我矣李子敬之作也義而勇蕭集賢之記也恭而則王太師之復之記也正而果程悅古許慎獨馬雲岩三處士之教也勤而法悅古有雲陽志雲岩有遵述錄慎獨之學獨不傳嗟乎學古之舉其有所感乎夫古之學不明異端害之也夫古之異端猶可闢也後之異端不可闢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後之異端則同讀古之書者也是故懷

我文字陸離可誦翩翩予齊公子風流裘馬意氣自若

術者稱權記醜者稱博諂俗者稱通臨事含糊淹滯者稱處談玄者稱高治辭者稱文蹈襲性命之言者稱理斯七稱者豈不皆學於古我以成德則不足以妨政則有餘誤天下蒼生者皆此夫也老佛其細諸夫古之學猶今之學也語人以古之學駭然以為怪者太早者之見也語人以今之學蹙然不安者過高者之見也其聞之苟學古人之心雖行今人之俗猶古之人也苟存今人之心雖讀古人之書猶今之人也故縫掖章甫當時之衣冠也孔子則用之人不以

為同塵也夏時商輅前代之制度也孔子則取之人
不以為反古也故紛亂之內有結繩矛戟之中有干
羽簠簋之間有汙尊夫人莫不飲食也不知其味則
雖嚼無虛口終日不飽矣人莫不奔走也不得其路
則雖行無虛歲終身無歸矣若是則書院雖曰學古
也與張秉氏三官廟奚異哉昔之學古者莫如仲尼
故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夫信則無二心敏則
有功既信矣又焉有不敏也諸君子師于斯弟子于
斯者其求所以信之乎知所以信焉於學古也何有

甘泉倡道東南得西樵

若是豈惟無負于諸作者復者教者哉以道之術元白之石亦于是乎如日月也元白名素以道名啓充

乙亥

大科書院記

大科書院者甘泉湛先生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西樵在廣東會城西南百二十里南海之間村山方四十餘里凡七十有二峯大科乃其第一高峯也正德間權姦踵横忠良率遁匿山谷不出先是南海方子叔賢解綬吏部投隱西樵啓闢山入翳門闢於小科峯

爲友淚大科爲寓山水人物俱稱弟一云此序盡吐其奇如繪如綱三四請之神爽欲飄飄恨不及飛越洞花而听錯戯頰生嘶也

西壯石泉洞之前搆紫雲書樓以居右傍紫雲峯觀翠巖伏虎石而左以寶鴨池石排村為依方子以為得西樵之勝遂號西樵云丁丑之歲耳泉先生守史官以毋夫人憂去免憂乃自增城三百里外携家來亦隱西樵山中陵相原巘得斯大科以為此西樵之本山也可以壓處方子曰畱此峯久矣以待耳泉子耳陳謨曰西樵東峙而西壯面故山勢東自鷄冠頂玉泉巖雲谷洞而來東壯自江浦巡司歷黄旗崗望夫石碧雲村而來東南自閘頭歷聚仙臺紫姑峯龍

爪村而來其脉皆結于大科故大科在小科之南群峯之中獨崇廣焉大科之下為煙霞洞兩面在仙掌巖之北先生所注二禮處也巖東為煙霞後洞門東壯開其前也為仰止亭蓋主仰大科峯而設自此亦可以登大科云煙霞洞之奥作崇經樓又其前作茹芝堂又其前作正義堂又其前作 樂閣閣下為門皆西壯面門外朋石矗立如雙扉拱闢又曰石門大鼓石在茹芝之左又其左至于望沙臺皆崒嵂奇峯也釜鐘石在石門之右壯與鷓鴣嶺諸峯並峙大鼓

石者山人以聲名也金鐘石者山人以形名也古者
學設鐘鼓以考業斯二石其天設乎巳庚之間四方
學者雲集難容諸生乃共作凝道堂三楹於石門之
下亦西北面左右移皆有業館曰寅賓亦如堂面其
南作進脩齋北面齋移皆業館亦皆北面其北作敬
義齋館以對進脩齋制亦如之又作業館二於其前
東南面以與賓館上對乃作禮門于二館之中扁曰
大科書院自門而前越長嶺經雲路村又前過橫嶺
乃東適鴨頭西適大洞之通衢也於是撫巡諸公命

有司建太史第之石坊於禮門之前其西有池曰月池池外有田田外為煙霞洞門盖坊非先生之志而又以煙霞表其先門也洞門之西有錦巖庵其北有泉自鵰鳩峯來經月池之前西穿洞門而出以合巖背村南來之泉下逕錦叢林中為水簾懸下四時如一於是龍泉北經石子田村而來垂虹泉南自雲端村腸而來皆先後入水簾之下會為瀑布於廣老坪注于石澗西樵之靈脉皆萃是矣石澗之北有樂尭庄先生常偕門人刈禾處也觀音巖在石澗之西上

下嶢巖人不能到其麓有保鎮寺而石澗則直出數百丈瀉下經觀音巖之右衝擊響震注寺後遶寺前北會於風門凹之前又北流三里達于急水亦大科前之一奇觀也其雙泉發大科之前麓折而西北行歷寶鴨池瀑布而下又西繞雙魚麓而北諸小泉皆歸之又北穿石橋抵石泉又北東會于觀翠巖泉為湖直達石泉洞則先生與方子日沿流而東往來之境也雙泉北會衆流過無底井繞石笋注於豬坑達于江大科之後麓有三泉焉一發南麓瀑布而下經

雲谷洞陰而東一發玉指石東經雲谷洞陽而東一發壯麓至雲谷之壯會二泉于大坑東過石笠至玉泉巖為水簾而下東入于江玉泉巖寬朗曠爽先生常至此以望增城者也湛子講學巖在九龍洞龍爪村東南紫姑峯西壯與遁天岩柱笏臺九龍巖萬竹臺相聯植一泉西自沖天鳳統寶峯寺而東經九龍洞而南皆環流講學巖外徑七星巖而洞在丹巖千仞之中蓋為西樵最幽之處其程鄉縣人監生陳洪顯置學田二十有八畝則在山下曰請記呂柟曰嗟

乎自宋程張二氏發揮孔孟論仁之旨其後教者罔或知授學者靡或肯求故斯學鮮矣井泉先生之在大科豈獨與其徒優遊山水以避世哉近嘗讀其大科規訓自諸生服食動靜之微性命舉業之通童僕薪水之細莫非據仁以陶鎔學者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柔懦如帛可強昏昧如醉夢可醒躁妄如猿猱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栴昔為先生禮闈所取士每謁先生聞言斯懌覿容斯肅退未嘗不矯揉鈍質也令大科之士親受規訓其所得必有多於我者宜先

生往年被徵而大科士六七人輕萬里之遠易半年之程蔑科舉之利從先生而北來也諸君今次第且還西樵其常如先生之在大科乎幸勿止以山水之佳空自適

學易窩記

荆溪子築學易窩成問記焉涇野子曰易手也易足也既謂之手又謂之足何曰不手則僂不足則跛能持而行易在斯乎何以不言心曰持亦心也行亦心也何持無心何行無心則何以言學之曰凡天地皆

物。凡物皆身。身而不物。則倂。物而不身。則馳。身物咸通。曰易。是故孔子之翼。周公之爻也。周公之爻。文王之卦也。文王之卦。伏羲之畫也。伏羲之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以近取諸身也。然則孔子五十而始學易。衡四十而學易不可乎。曰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有學者之學。聖人之學究其極也。賢人之學思其誠也。學者之學求諸始也。荆溪子心明而習正能即身以見物。其庶乎

靜修書屋記

襄陽劉孟𠌯從予遊於鷲峰東所聞予說論語輙辯難不置不以忤予爲難而以窮予爲信故每有說予必以孟𠌯爲可知而孟𠌯旣退以予說爲必可行也他日又作請益數十條以問予予俱答之以孟𠌯爲可問而孟𠌯亦以予所答者爲必可得也然請益之條雖多論語疑義其一條曰鸞於仲冬二十一日期當聽講以陰雨晦冥靜坐閉户頓覺此心虛明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

發揮靜字極的確不然則習靜而禪乎吾儒以無欲為靜以應多欲而不亂為靜之妙境斯號門而射鵠中紅心矣又曰動直乃能靜虛先後著耳

終身無欲可作終身聖人不知是否予答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則與閉戶靜坐時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欲一靜坐不可便了也子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雕之美貨財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靜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矣孟禽且歸乃又問曰昔者吾父嘗築一室名曰槐衢書屋命鸞會友講學其中積十年而鸞舉於湖廣於學似頗有聞皆槐衢靜修之故也鸞遂捐坊牌餘金

易隙地於襄城東南誅茅為廬扁曰靜修書屋追憶先人以圖後進敢請一記予嘆曰孟翁前靜坐有得之言其亦本於此乎昔者諸葛孔明之隱隆中也嘗曰才須學學須靜也非學無以成其材非靜無以成其學及其既相先主遂用開誠布公之道以建恢復漢室之功然則靜脩書屋將孟翁亦聞孔明之風而思興起者乎斯歸也勿忘前言勿廢前緒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斯不負靜脩之意耳然則靜脩亦可爲聖人乎曰聖人之道惟仁爲大夫子曰仁者靜且

託記克孝誠篤而弟師先並風令人慨慕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汝鄉周茂叔之言也孟翁果能有得於斯則仲宣之樓習家之池不暇念及矣書屋凡若干穩

明誠精舍記

明誠精舍者太學生解人王克孝光祖之所建也初嘉靖三年秋予自翰林謫判解州克孝同諸士子從予遊於米王堂當是時克孝年弱冠即頴拔出群器識超邁及予建解梁書院克孝則同丘孟學日夜侍予於禮和堂當其篤志迅往與孟常爭先焉六年予

改官南曹克孝有懷於予文負笈渡江侍予於鷲峰東所一日出學思録數卷以觀多記予嘗言細行或克孝有問予偶答之語予初不知而克孝私録者也微克孝至江南雖予亦不知克孝矣以後克孝與伏寧胡儒道大器同齋寢處强志精思數至夜分躬行實踐蔑視榮利又能佐予作史約藁凡南都之貴官顯人未嘗一謁其門雖奇山名水天下以爲勝槩者未嘗少遊覽焉若非其中有所重於此者豈能至是乎居洽年克孝以父經府君老思歸省且曰光祖抵

師弟相與意氣海内豈乏人唯

家必建一精舍上奉先師夫子及顏孟至馬薛七八
賢脩道其傍其何以爲精舍之扁乎予曰中庸論進
道惟以知行爲事。論知行惟以明誠爲功。論明誠有
爲己知幾之資質者爲本。盖爲己者文温理入誠之
資也知幾者遠近風自入明之資也人無此資則必
不能謹獨以入明誠之域矣故程子曰便儇佼利去
道遠。而吾行天下閱人多矣克孝可謂有是資質者
矣斯精舍也當以明誠爲題乎克孝既去之明年予
以公務北行聞克孝卒矣他日路至真定而西取道

學不求知則所習於涇野者深乎夫人資質之近道一神動處便如錦花木月樸減不浮參何奉之速

乃過哭克孝之墓經府君乃邀予至其家見明誠精舍謁先師諸賢之祠規模峻整堂宇幽邃焕然如與予所談者其銘座警辭一言一字多出於予杖洟不能觀嘆曰克孝相信一至此乎予雖能言不如克孝之能行也經府君曰此兒自立此精舍學每至鷄啼而後寢我呼之曰他人之爲學者計取科第爲人所知光祖既棄舉業何勞空自苦如此當誰知之對曰豈有爲學之士要使人知乎經府君泣下予亦泣下侍坐者十餘生皆環泣下予嘆曰此明誠精舍不徒

也

立也乎再至江南經府君使人来曰兒光祖爲此精舍厥心良若先生何記之慰其心於九泉予遂次第其事而歸之時嘉靖十三年冬也克孝所著有學總錄七卷并女戒牧民篇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